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

五

〔己酉〕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漢以靜州本靖邊軍，五代時改置，故城在今陝西米脂縣。隸定難軍。漢詔

以靜州隸定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漢人故

以恩澤羈縻之。李氏世據銀夏，漸以桀驁，遂成宋時繼遷之叛。

遼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本唐昌黎縣，遼置州，後遷治永霸縣，故城在今奉天錦縣。晉李太后詣遼主，請依

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遼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未至，安太

妃卒于路，遺令焚骨南向。颺之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令從者耕以給

食。頃之，遼主德光之子舒魯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郭從義尋誘殺之。初，思綰少時，求為左

驍衛上將軍李肅。肅，建人，前為晉昌節度副使。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為

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

安，肅居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汚我。」欲自殺。

張氏曰：「曷若勸之歸國？」會長安城中，食盡。思綰好食人肝，又好以酒吞人膽，及城數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偏軍輒屠數

百人，計窮不知所出。思綰向肅問自全之策。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

家無嫌但懼罪耳。今若翻然改圖，自可不失富貴。思綰從之，遣使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已而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郭從義疑之，密白郭威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于市。

秋七月，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先是，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擊敗之。

禽其將魏延朗，王繼勳以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及是，克其外郭，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于市。

威，閔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魁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

喪車非輿，錢不得出城，下至扞，開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錠而返，扞開扞除，開潤之賤人。郭威自河

中還過洛，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已不見，卽以頭子帖，堂命白文珂

代守恩。朝廷不之問。守恩歸至大梁，廣爲貢獻，厚賂權貴，亦竟不獲罪。

楚馬希萼攻潭州不克，希萼調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馬希廣聞之，曰：「朗

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權，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

還，希萼遁去。希萼之舉兵也，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皆爲人笑，不聽。」及敗，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希萼弟希瞻爲靜江節度使，以希萼希廣交

戰、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背死、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

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

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寶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楊宣徽王峻吳三司

章王侍衛史弘肇九人而九如一加威兼侍中史弘肇中書令寶貞固司徒蘇

逢吉司空蘇禹珪楊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恐藩鎮缺望亦

徧加恩有差識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吳越王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

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蒲

雍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

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時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郭曜為腹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

後姓匡贊瑗邱人郭允明太原人腹辭隱語也張昭即昭遠避漢祖諱改焉

〔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四國三鎮漢亡春正月漢遣使收瘞河中鳳翔遺骸時有僧已聚

二十萬矣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

州得奉事其邱壟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

徭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

夏四月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漢人以遼將南侵議以郭威

鎮鄴都使督諸將備之。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

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

河北甲兵錢糧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

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自是將相始有隙。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

一何異同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筆王章曰無毛筆財賦何從可出毛筆蓋言筆也它日王章復置酒酒酣

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在坐次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故酒家倡也意逢吉譏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哭

止之曰蘇公宰相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于是將相如水火漢主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

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貴州隋置今廣西貴縣是五代時地榮本姓柴父守禮州邢

龍岡人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爲子。榮即周世宗始見此

五月漢以折德辰從阮之子爲府州團練使。時從阮舉族入朝故有是命。

郭威赴鄴。威辭行言于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于春

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于疆場之事臣願竭愚

漢主斂容謝之

威至鄴都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飭守備如遼人侵掠則堅壁清野以待之

秋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遼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

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遂卒

後周顯德中有自遼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尙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遣兵助之希萼先奉表于漢請別置進奏

務于京師漢主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漢廷意佑希廣

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往助希萼

先是希萼

誘溪洞諸蠻共攻益陽楚將陳瑋戰敗死潭人震恐既而劉彥瑫言于希廣以兵萬人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彥瑫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遣其屬孟駢說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讐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于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于潭下實爲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冬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

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弑其主承祐漢主自卽位以來楊邠總機政

郭威主征伐史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門無私謁雖不卻四

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章拮據撫遺利供饋不乏

國家粗安。然章吝于出納。聚斂刻急。

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

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犯鹽禁酒麴之禁者。錮銖涓滴皆死。

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

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于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高其估而給之。漢

主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弟武德使

李業求宣徽使不得。內客省使閭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亦久不補。聶文進

并州人。

後匡贊郭允明皆有寵。而久不遷官。劉銖

陝州人。

罷歸。

銖前爲平盧節度使。以貪虐改還。

久未除官。共怨執政。漢主除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弘肇怒曰。士卒守

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之。漢主年益壯。厭爲大臣

所制。邠弘肇嘗議事于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

因譖之曰。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

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

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不

可。漢主忿曰。國家之事。非閹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閭晉卿。晉卿恐

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不見。與邠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

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邠等親黨僕從。

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李太弟殺弘肇黨步軍指揮

使王殷

大名人時將兵屯澶州

又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人

殺郭威及監軍王

峻又急詔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從義慕容彥超李穀入朝以蘇逢吉權知

樞密院事劉銖權知開封府李洪建

洪義兄

權判侍衛司事

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

愕私謂人曰事太患患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于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

孟業至澶

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邠等

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

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

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

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滌鼠輩以清朝廷翰林天文趙

修已

浚儀人善術數初爲李守貞客守貞欲反修已爲言時令不可勿妄動不聽及守貞敗徵爲翰林天文時從郭威在鄴

曰公徒死何益不若

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

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舍匕筯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郭威至

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遂趣滑州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

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禁軍人二

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邱人情
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言宜其亡也漢主欲自出勞軍太后止之不從
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
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馬倒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于是諸軍奪氣稍
稍降于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
宿于七里寨府在開城北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元化門劉銖在門上射漢
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弑
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銖射之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
軍大掠通夕獲劉銖李洪建囚之令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晡乃定遷隱
帝梓宮于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卒之際
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
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于徐州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
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
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

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承勳爲嗣太后曰承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于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詔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討威之三

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爲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論預定皆得其宜尋以爲樞密副使也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羣臣請之也

威殺劉銖李洪建及其黨復梟首于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皆屠其家怨讐反覆甯有

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威不許

遼人破內邱

本漢中邱隋改名今縣屬大名道

克饒陽漢遣郭威將兵擊之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先是希萼攻岳州刺史王贊堅守不

下希萼呼贊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贊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

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慚引去遂下

湘鄉後漢縣今屬湘江道至長沙屯水西楚將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指揮使彭師暉

士愁之子登城望之言于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易破也請令可瓊

等陳山前臣以步卒三千自巴溪

即麻溪在湖南長沙縣北渡江

湘江也注見前出嶽麓山名在長沙縣西衡

山足也

後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議

希廣信巫覡及僧語魍魎

于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自衣僧服膜拜求福

朗兵水陸急攻指揮使吳宏小門

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劉

彥瑫案兵不救彭師鬪戰于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希

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希萼

入府捕希廣獲之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鈍夫也

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

不容一主。它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

長沙東門以通瀏水名瀏陽
水出湖南瀏陽西北流入湘

漢劉贇發徐州贇留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

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

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

我輩尙有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贊以太后誥廢爲湘陰公令

郭威監國。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

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

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

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
殷聞澶州軍變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
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
衛贊召崇威登樓執手而泣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贊宿衛徐
州判官董裔說贊急召令超夜刦崇威奪其兵北走晉陽贊猶豫未決是
夕崇威密誘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
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
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崇威遷贊于外館
殺董裔賈貞等數人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
太后誥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後漢自高祖至隱
帝凡二主合四年

南漢以宮人爲女侍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朝服冠

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

閩清人

等用事

延遇陰險多
計數後卒薦

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
用之龔澄樞南海人

【辛亥】

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
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十月湖南亡

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爲是

後周
太祖

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

春秋

有郭公、公羊傳曰、號謂之郭、晉之轉也、

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薦享守戶並如故。

漢太后遷居西宮。號昭聖太后。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

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

正定人

陰說崇

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

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

遼使至大梁。遼人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遼主懼

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敍革命之由

周以王殷爲鄴都留守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遼境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爲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爲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周主威弑漢湘陰公贇于宋州漢劉崇稱帝于晉陽是爲北漢劉崇卽位于晉

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隆州

晉漢間置地在今山西奇嵐縣餘注俱見前

以判官鄭珙趙華榮陽人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爲侍衛親

軍都指揮使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爲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周主謂王峻曰朕起于微寒備嘗艱

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

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

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于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爲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王敏崔頌

協

子爲判官王朴

字文伯東平人

爲掌書記

遼遣使如周周報之

北漢遣使如遼乞師初遼主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伊納克遣劉承鈞

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遼主大喜

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已而遼主遣使如北漢北漢主使鄭珙以厚

賂謝之致書稱姪請行冊禮

按伊納克舊作津燃今改正

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夏四月蜀以伊審徵

字中圖太原人

知樞密院事

審徵蜀高祖

孟知祥廟號

之甥也少

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

蜀政由是浸衰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周主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

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忠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卽位

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

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論議慷慨善譬喻以

開主意

楚朗州將王逵朗州武陵人周行逢亦武陵人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廬陵人爲留後

先是楚朗州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楚王希萼既得志殺僭

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又無偏賜士卒愁怨逵行逢帥衆逃歸希萼遣兵追之逵行逢擊殺殆盡遂入朗州推楚王希萼兄子光惠爲留

後及是逵行逢以光惠愚懦嗜酒辰州隋置今湖南沅陵縣等地刺史劉言驍勇得蠻夷

心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

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節于唐亦稱藩于周

遼遣使如北漢册命其主崇更名晏

遼燕王舒幹遼史作察罕按舒幹舊作述軋察罕舊作察制今並改弑其主鄂約而自立舒嚕討殺舒幹而

代之北漢遣兵伐周遼主欲引兵會之與諸部議諸部不欲南彊之行至

新州燕王舒幹作亂弑遼主而自立齊王舒嚕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

舒幹殺之立舒嚕爲帝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舒嚕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五代史俱

環作

楚將徐威等作亂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爲武安留後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楚王希萼悉以軍政委其弟希崇希崇與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謀作亂

會希萼宴將吏威等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繫馬

奄至座上縛希萼而囚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希崇遣彭師曷廖偃幽希

萼于衡山縣師曷偃奉希萼爲衡山王

初希萼入長沙師曷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曷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師

曷曰欲使我爲弑君之人乎奉事愈謹與衡山指揮使廖偃謀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爲行府召募徒衆各州縣多應之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楚自馬殷據湖南至希崇降唐凡六主合五十六年

徐威等見希

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偪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

于唐唐主命邊鎬將兵萬人趣長沙希崇率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

時湖南飢饉鎬大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

是月唐將劉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既而南漢取桂州處

有嶺南地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

遼北漢會兵伐周攻晉州遼遣蕭裕矩

舊作禹厥改正

將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